

60年粮食政策变迁下的百姓生活

苏建新 王磊 著

食色

60年半人半鬼 真实案例的演绎



中央粮库的潜伏特工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食色

苏建新 王磊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食色 / 苏建新, 王磊著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153-0367-3

I. ①食… II. ①苏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1988号

责任编辑: 彭宇珂

特约编辑: 凌 菁 梁 爽

封面设计: 宋立芬 宋立芳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 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4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00×1000 1/16 16.5印张 4插页 236千字

2012年2月北京第1版

2012年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Preface

前言

许世友和李弥，分别是国共两党的传奇将军。

1946年的夏天，许世友曾跟李弥有过一场精彩的较量。当时，李弥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，坐镇山东潍县。麦黄时节，他命令购粮队到国共拉锯区采购粮食。许世友得到了这一情报，于是抽调战斗骨干，在一个叫黄旗寨车站的地方布置“假欢迎”，准备打一场伏击战。孰料，老谋深算的李弥侦获了内幕，将计就计，常胜将军许世友竟吃了一次亏。这段变幻莫测的战事，载入了国民党的军事教材……

这场伏击战，让上百名不明底里的欢迎群众戏剧性地改变了人生。其中，“金家粮行”的金云鹤、金云鹏兄弟俩，为了躲避国民党追杀，在逃亡中失散，一个到青岛投靠了国民党，一个到东北当了解放军。解放初期，受过特工训练的金云鹤失去上线后，携妻子返回家乡潜伏待机，而弟弟金云鹏也作为战斗英雄凯旋。2003年，从粮管所所长位置退休的金云鹤行将走完人生的最后里程，他这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保护了哥哥一生的英雄弟弟从此变得寡言少语、行为怪异。当本书快要写完时，他依然那样木讷。现在，他移居济南市历城区的小儿子家。

作为一个特殊的潜伏特工，金云鹤失去了上线，也没有履行使命，缺少传奇色彩。但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他半人半鬼，几度迷惑，几度彷徨，真实地展示了为意识形态而战斗的严酷和悲壮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金云鹤从青岛粮行学徒到担任国家粮库所长，见证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粮食政策的变迁，见证了粮食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，见证了粮食与农民的息息相关。这样，也从一个新的角度，演绎了一部中国当代粮食的史诗。金云鹤潜伏在山东潍坊粮食部门半个多世纪，屡屡获得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先进生

产者”的称号，他管理的粮库由于无虫无害、绿色安全，一度被树为国家粮库标杆。1975年，被毛泽东特赦的国民党军宪特务曾到他的粮库参观访问，金云鹤尴尬相陪。他的一生，充满了矛盾与挣扎……

金家兄弟，一个是共产党的战斗英雄，一个是国民党的潜伏精英。他们的经历，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。更重要的是，书中的背景材料无一不体现粮食，几乎成为一部新中国的“粮食读本”。有人说，谁能写透中国粮食问题，就应该给他塑造一座金像，我们之所以敢于涉及粮食问题，并非存在什么野心，只不过是出于对历史真实的一种还原罢了。

作者

2011年11月3日于山东济南

我的父亲与书中人物

父亲仙逝两年了，在我创作受阻时，却又乘风而来。

这本书的故事和人物，均有来源出处，却因年代已久、笔者阅历有限，屡屡动笔，屡屡辍止。作品里的情节、作品里的人物，宛如游丝暮霭，飘飘忽忽，模模糊糊，让你无法捕捉。2011年清明节的夜晚，父亲轻轻踏入了我的梦乡，像活着的时候那样，默默坐到我的旁边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偶尔悄悄打量我一眼……天亮了，他老人家飘然而去，《食色》的主线有了，人物也活了。



我父亲的军装照

这听起来像是神话，却绝非是故弄玄虚的鬼话。

于是乎，父亲的经历，纷纷涌进了我们的作品……

父亲生于1927年晚秋，由于家境贫寒，从小就拖着打狗棍子要饭。当八路军的势力蔓延到山东胶莱河沿岸时，父亲扔掉了打狗棍子，扛起了“土压五”步枪。也正因为父亲当了八路，地主还乡团绑了老实巴交的爷爷，将他拖至村东头的一口深井前，一脚踢下，然后又推下了巨石……爷爷惨死，年轻倔强的姑姑为了报仇雪冤，在解放后挎着一个花布包袱，开始了漫长的追踪凶手的征程。她从青岛追到沈阳，又从东北追到大西北，前后历时三十余年，共计追踪八万里！为了生存，姑姑三次改嫁，最后客死在新疆克拉依玛。遗憾的是，在她这惊世骇俗的追踪过程中，她两度跟凶手擦肩而过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杀害爷爷的另一个凶手从台湾返回大陆，但他不敢返回老家，只是偷偷住在了青岛。父亲听说了，淡然笑道：“何必这样呢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呵！”这番话传到那个台湾来客的耳里，他当夜就打车驶往了告别久矣的家乡。

父亲当了十几年兵，1955年授衔上尉，1959年转业到了粮食部门。从秘书、股长到所长，干了一辈子粮食。父亲出身贫苦，上学不多，却惟日孜孜，无敢逸豫，加之天资聪明，才思敏捷，在当地粮食部门是显山露水的“秀才”。

从1953年至1992年，我国实行了长达37年的统购统销政策。这一措施，既是进步的，也是僵化的。它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吃饭问题，也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侵害了农民的部分利益。当了20年粮管所所长的父亲，在日趋僵硬的粮食政策面前，没有忘记农家子弟的身份，也没有忘记叫花子的出身，他运用智慧，灵活处置，凭己之力，惠及了辖区的四万农民。

那时，吃饭凭粮票，而粮票配额又十分有限，一些干部总想占用粗粮换粮票的指标，而把持审批大权的父亲一方面跟那些干部周旋，一方面向筚路蓝缕的农民倾斜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尊敬。

从记事起，我们家就是“穷哥们”的“据点”。有时，流浪街头的孩子，也会被父亲领回家，给他吃的，送他衣服。有一个抗日时期的交通员，叫苏兵，因待遇没有落实，精神受到了刺激，蓬头垢面，浑身渍痕。父亲可怜他，时常请他到家里饱餐一顿。也正因为“唯下”不“唯上”，父亲直到离休还是个小小的所长，而他的战友中却出现了一批将军、部长、市长和县长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上级总是给父亲委派一些特殊部下。我一个梁叔叔，抗日英雄，正营，行政十八级，原来是公社武装部部长。有一次喝醉了，迷了路，躺在一片墓地里，掏出了匣子枪，啪啪啪就是三枪。当荷枪实弹的民兵围了上来，他仰在坟头上哈哈地笑了：

“我就不信没有给我领路的，来，扶起我来！”他这一枪，打掉了一个部长。于是，他下到我父亲所在的粮管所当了保管员。

还有一个李叔叔，外号“大老黑”，跟着我父亲干保管员，是抗美援朝的三等甲级残废军人，怪招儿特多。灭鼠是粮管所的使命，别人灭鼠，用夹子、用药物，“大老黑”却用麻袋。他晚上在地上洒下白面粉，到了第二天，在一条道上张开“口袋阵”，再用木棍捣粮仓里外的洞穴、角落。乖乖，那些被惊吓的家伙“抱头鼠窜”，一只只钻进了“口袋阵”，老老实实单等着“大老黑”来收拾。李叔叔这才道出了其中的奥秘：原来，老鼠来

回走一条道啊！

粮管所晒粮，往往招来乌压压的一片麻雀，偌大的货摊，几个人是对付不了它们的，你这头赶了，它那头飞来。我有个叫李清江的叔叔自有办法，晒粮之前，他用马钱子煮小米，麻雀来了，他就撒小米，那些小家伙啄啄之后，翅膀一扑棱，脖子一伸，就歪倒了。一片麻雀迷醉了，另一片麻雀吓飞了。晒一次粮食，食堂里就会多一道野味。

父亲爱粮食，让我二哥继承了他的事业。后来，二哥通过竞选当上了一家粮食企业的董事长，他继承了父亲的风骨，不贪不占，“唯下”不“唯上”。在政策性困境中，他没有抛弃职工，没有趁机谋取私利，至今薄薪千元，家无厚积。面对惨败的二哥，父亲却欣慰异常，因为他最痛恨的就是企业垮了，个人发了。

.....

《食色》的故事，来自生活的原型，也来自我的父亲。2010年4月19日下午，山东安丘的那座小城阴雨绵绵，冷风潇潇。父亲在我们这些儿女的期盼和呼唤中，竟自绝情地走了，却把忧伤、凄苦和酸楚统统留给了我们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，我永远怀恨父亲，他老人家太狠心了！

苏建新

2011年11月3日

Contents

目录

第 1 幕

战争乱象 / 001

- 流产的伏击 / 001
- 金老掌柜死于非命 / 003
- 迷魂药 / 005
- 偷吃禁果 / 008
- 将军的借条 / 013
- 起义的杂牌军 / 015
- 逼上“梁山” / 018
- 藏马山为匪 / 022
- 潜伏使命 / 028
- “另类”掩体 / 030
- 迷茫的人生 / 033

第 2 幕

惶惑潜伏 / 037

- 冤家碰头 / 037
- 敌机来炸 / 042
- 银元的阴阳面 / 045
- 战争又爆发了 / 048
- 特务要从天上来 / 053
- 军列上的角斗 / 056

第3幕

新仇旧恨 / 059
从天而降的情人 / 062
女八路的身手 / 071
马书记的艺术 / 073
高头大马上英雄 / 076
翻船事件 / 081

粮食情怨 / 088

带刺的金凤凰 / 088
疯狂的卫星 / 096
裤裆里的生意 / 106
双喜临门 / 110
红色的饥饿 / 116
台湾的空投 / 121
雨夜鬼影 / 125
苦难中的孩子 / 127
神秘的伤口 / 133
逃学的秘密 / 137

第4幕

疯狂岁月 / 142

“鼠洞粮”与红卫兵 / 142
马饲料与“走资派” / 148
英雄批斗会 / 150
狗咬狗的效应 / 156
北京事件的替罪羊 / 160
女干将 / 163

第5幕

倒霉的造反派 / 172

雪夜偷情 / 177

情人与夫人 / 183

粮食阴霾 / 189

一把破水壶 / 189

爱情的等级 / 194

惊动中央的内参 / 199

让你小子再张狂 / 204

“土粮食”之祸 / 207

将军府里的情景剧 / 211

第6幕

粮食之春 / 216

苦命的“野鸳鸯” / 216

比比谁的资格老 / 219

不肖子孙 / 223

伤心的“编外纪委” / 227

诡异的外商 / 231

仇人相见 / 235

英雄的闹剧 / 239

新世纪的除夕 / 242

最后的谜底 / 245

尾声 / 250

后记

第一幕：战争乱象

流产的伏击

这事说来蹊跷，国民党来抢粮，共产党却在组织欢迎。你信吗？

金云鹏就不信。他套着渍痕斑斑的汗褙，手里提着一串扑棱棱的斑鸠，在小站的月台上，犹如一条不安分的泥鳅，在人群里不停地滑来滑去，来到了身着制式白衬衣的金云鹤跟前，他晃着灰青的光头问道：“哥，自打鬼子缴了枪，这国共两党一直就磨磨唧唧的，你说咋会闹出今天这一出呀？”

留着整齐分头的金云鹤仰起俊朗的面孔，挑了一下眉毛，瞄了弟弟一眼，嚅动了一下线条分明的嘴唇，想说什么，却又将话留在了心里。

小站是德国人建造的。在几行高高的白桦树的掩映下，排列着几座金黄色墙面的两层小洋楼，紫红色的尖角房顶上，几扇虎眼窗的彩色玻璃，在初夏的阳光照射下，反射着耀眼的光，给看似平和的车站带来丝丝神秘与大战前的躁动。在洋房的白色栏杆上，一面面彩旗啪啪作响，彩旗之下聚集了上百名各色男女，他们有的打着小旗，有的架着锣鼓。

身材瘦长的区委书记马扎菜就像从地下钻出的一根豆芽儿，忽闪一下，冒在了人们的跟前。他右手按了按别在腰间的短枪，左手理了理依然一丝不乱的长发，讲起话来虽然慢条斯理，却也掷地有声：“乡亲

们！国民党军队，说是来购粮，其实呀，用的是一天落三丈的纸钞，这跟明抢有什么差别！为了粉碎他们的抢购阴谋，我们区中队要在这里打一场伏击战。等到国民党的购粮专列来了，大家听到枪响，千万不要慌乱，就地趴下！”

马扎菜讲完话，别人都没有吱声，唯独金云鹏晃着小旗说道：“我说马书记，就你们手里有家伙的胆大吗？要是打仗，早说呀，我家里也有手炮啊。”

马扎菜冲着金云鹏笑道：“云鹏啊，知道你是练家，可今天这一仗，是国共之间的事情，你们不在组织的，就不要掺和了。”

金云鹏还想说什么，被金云鹤一拽止住了。

一片阴凄凄的云朵飘过了天空，在它的引诱下，铁道两旁的白桦林刷刷拉拉地怪叫着，等待在月台上的人们有些躁动不安。

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购粮专列缓缓驶进了小站。

月台上的人群立刻敲响了锣鼓，挥起了彩旗。

闷罐专列徐徐停下，先跳下来的是军乐团，随后是一队步兵。面对欢迎的人群，乐团奏行军曲，步兵挥手致意。

伏击的枪声突然响了！欢迎的群众就势趴在地上，下车的国军并不惊慌，他们迅速卧倒，随之展开了有序反击。

起初，交战双方还是平手。区中队占据站台、房顶，居高临下，国军装备精良，火力凶猛。但闷罐车门打开后，整个局势急转直下！

一条条火舌从列车上扑向了区中队，那是 M1915 轻机枪。

区中队眼看就顶不住了，战斗意志开始动摇。

闷罐车的窗口下，国军上尉连长看着逆转的战斗形势，得意地笑了。他拍着身边的少尉参谋钱天铭，说：“钱参谋，你的情报很准呀。”随即命令蛰伏在车厢内的主力投入战斗。

车厢里还有十几个衣冠各异的还乡团成员，领头的分队长是钱天铭的哥哥钱天宇，看到国军主力纷纷跳下了车厢，他指挥还乡团跟随行动起来。

在国军的疯狂追击中，金云鹤和金云鹏兄弟俩钻进了一条胡同。他

们的身后是两个还乡团的头头和一个国民党兵。那两个还乡团头头一个是钱天宇,另一个叫谭老黑。

金家两兄弟跑着跑着,突然遇到了死胡同。正当金云鹤犹疑不定时,金云鹏一脚踹开了一家农户的院门,让哥哥先逃走了,随之,他装作告饶的样子,就地蹲下了。

三个追兵逼近了,金云鹏依然抱着头。可是,当追兵再近时,金云鹏一个铁腿扫堂,那三个追兵应声倒下了……

金老掌柜死于非命

小站不远处的金家粮行,晾晒着一地金黄色的麦粒。

金家兄弟神情惶惑,窜到了后院的晒麦场。金老掌柜跟伙计常歪头在晾晒麦子,他听了儿子的讲述,对两个儿子说道:“孩子,你们惹大祸了。赶紧逃吧,到长岛投奔你大舅去。”

就在两个儿子拔腿逃跑时,金老掌柜从腰里拽下了金光灿灿的“黍米宝珠”,一把拍在了金云鹤手里:“这是咱金家粮行的宝物,拿着!急了救命,不急时留着作传家宝。”

金家两兄弟从后门逃走了。

一伙国军在钱天宇和谭老黑的引领下闯进了金家粮行。

国军上尉连长向金老掌柜追问他儿子的去向,金老掌柜装聋作哑,只顾用耙子仔细梳理地上的麦粒。

上尉有点儿火气,嗖地拔出了手枪。

伙计常歪头吓得躲了起来。

钱天宇却上前劝说:“连长,我们都是老邻居,他就这么个死脾气,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”他又转向了金老掌柜:“我说老掌柜啊,都啥火候了,你咋还这么倔,真是的!”

上尉连长想了想,收起了短枪,对金老掌柜说:“看在你们是老邻居的面上,老子就饶你这一回。不过,这次老子可是带着任务来的,你要是

聪明,就卖给老子一万斤军粮。你儿子的事咱一笔勾销。”

金老掌柜将耙子一竖,硬邦邦地说道:“我金家开的就是粮行,欢迎上门生意。不过,这兵荒马乱的,金家粮行的规矩也不能破。”

“啥规矩?”连长问。

“只吃硬的,不吃软的。”金老掌柜倔强地答道,“除了银元和金条,别的不认!”

上尉连长一听上火了,对他说:“你这个老家伙,给你鼻子你还上脸了!”说着,他从军用皮包里掏出一沓钞票,就地一扔:“这是一千块,马上给我装粮!你儿子的事老子还没算呢!”

“儿子是儿子的事,老子是老子的事。”金老掌柜不依不饶,“再说,你们这是买粮,还是抢粮啊?!”

“老家伙!”上尉连长被激怒了,又掏出了短枪,“你诚心跟老子作对是不?”

金老掌柜毫无惧色,说道:“你这个没大没小的,不就是个连长吗?哼!老子当年参加新军,要不是崴着脚了,至少混个团长!”

“妈的,你敢蔑视老子!”连长青筋暴起。

“你这狗小子,是哪里冒出的乌龟,竟敢在黄旗寨闹腾事,真他妈没规矩!”金老掌柜也骂了起来。

气急败坏的上尉连长瞪着金老掌柜,他举手猛地扣响了扳机。

金老掌柜应声倒在了金灿灿的麦粒上。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金老掌柜临死时,从地上抓起一把麦子,拼命塞到了自己的嘴里。含着浸血的麦粒,金老掌柜那双傲然不屈的眼睛慢慢失去了光华。

钱天宇惊呆了,谭老黑也惊呆了。

钱天宇抱怨起了上尉连长:“你,你吓唬吓唬就行了,咋动真的了?你走了没事了,我们呢?他还有俩儿子呢!”

闻讯赶来的情报参谋钱天铭也气愤地瞪着上尉连长:“这是我们村,懂吗?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!”

上尉连长满不在乎地对钱家兄弟俩说:“人死了,还能复生吗?谁让他逼老子的!也好,这老家伙死了,购粮任务不就更好完成了吗?!”

说完,他命令手下:“装粮!”

.....

迷魂药

逃难的金家兄弟,像一阵疾风,于傍晚时分飘到了三山岛。这个兔唇形状的渤海半岛,迎来的两位他乡异客,都已灰头土脸、饥肠辘辘,狼狈劲儿尽显其外。去长岛,必须要从三山岛搭船渡海。望着茫茫大海,金家两兄弟犯了难。现在别说是渡海,就连饱餐一顿都成了奢侈的美梦啊!

饥肠辘辘的金云鹏眼睛瞪得血红,捡起海边一块略带腥味的石头舔了舔,又“呸”地喷了一口,瓮声瓮气地对哥哥说:“妈的,这年头,逼着活人不自在,干脆,找个山头当好汉去!”

金云鹤没理他这茬,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那颗黍米宝珠,沉默良久。

他们投奔的这个渔村,茅舍稀零,破落不堪。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,一座胶东半岛屡见不鲜的石板房,孤零零地趴在那里。这种偏僻的渔家,最不惹人注意,因此,兄弟两个便敲开了那扇破门。

屋子里的主人是一个紫脸膛汉子,那是海风和阳光涂抹的,他那蓬乱的灰色头发之下,隐藏着一双愤世嫉俗的眼睛,放射出的目光令人不寒而栗。

这座司空见惯的石板房很是格外,里面没有隔断墙,整个儿一个大敞间,除了一盘小炕一个灶台,再就是后门之下的一张破桌子和屋门之后的一个大水缸。别的,似乎都没有让金家两兄弟上眼的东西。

红脸汉子叫肖三,是个靠小舢板为生的渔民,他话不多,一对褐色的眼珠不停地打量着陌生的远客。当他听明了金家兄弟的来意后,一边低头啜着烟袋,一边偷空瞅着来客,迟迟不肯开口。

金云鹤望着他,一咬牙掏出了那颗黍米宝珠,向肖三恳求道:“大叔,海上风浪无常,我们也没有别的表示,这样吧,这是我们的祖传宝物,您先拿着,等过了海,再让我家舅舅付给您船钱。假若到了长岛没人

给您钱,这宝物就是您的啦!”

肖三紧盯着黍米宝珠,半天才接了过去。

他装好宝物,磕了磕烟袋,不冷不热地对客人说:“饿了吧?我给你们整点吃的。”

夜幕下的渔村,错落的狗吠此起彼伏,金云鹤心头袭着一股莫名的恐慌。肖三端上的渔家饭虽说糟糕,却也香气诱人,毕竟饿了呀。望着桌子上的一盘菜饼和一碗糟鱼,早已饥肠辘辘的金云鹤犹如饿虎逢羊,跃跃欲试,可一瞅哥哥的镇定劲儿,他使劲咽了口唾沫,暂时击退了肚里的馋虫。

弄好了饭菜,肖三又从墙洞里搬出了一坛烧酒。他将酒坛往桌子上一搁,然后就要出去,临出门,才甩出一句话来:“你们慢慢吃着,我去捣鼓捣鼓那条破船。”

肖三一走,金云鹤急不可耐,哗哗倒了两大碗烧酒,可他刚刚要喝,却被金云鹤制止了,金云鹤怪模怪样地看着哥哥。金云鹤死死盯着酒碗,对弟弟说道:“这酒,既不能喝,也不能不喝。”

这番深奥,还真让金云鹤犯琢磨。

金云鹤俊朗的面孔上一双深邃的眼睛不停地闪着光,他随手端起一碗酒,悄悄泼在了地下。

金云鹤滚圆的大眼眨巴着,也照着哥哥的样子去做了。

就在金云鹤狼吞虎咽时,金云鹤掩上了房门,顺手操起了一根顶门杠藏在了自己身边。他仔细地琢磨了一下门后的水缸,这才坦然地坐在破饭桌前。

兄弟俩狼吞虎咽地刚满足了肚皮,门外就传来了低沉的脚步声。金云鹤赶紧示意弟弟,两人一同趴在了饭桌上,就像是醉了。

不一会儿工夫,门外的动静近了,一阵声音飘进了屋里:

“肖三,你那玩意管事吗?”

“当然!这迷魂药是我对付海匪的,一碗下去,保准他迷糊半天。”

“那好,咱一股猛劲儿,收拾了这俩小子!”

.....

呼啦啦——在肖三带领下,另两个持铁叉的渔民一同冲进了屋里。